

梧桐

高三甲 趙品瑄

十八歲，青春盛世，一段不可逆的時空，閉眼盡是優雅樹影割離天空的翦影。那棵梧桐告訴我：青春終究會逝去，但，一定會留下什麼。

喜歡它的隨風變化，喜歡它的淡然色彩，喜歡它服貼天空變幻雲漾。
喜歡，雲。

因為喜歡觀雲，所以爬到六樓的空教室，無怨尤。除了一些特殊課程需要來這裡，六樓幾乎寂靜無人，剛好可以成為我的專屬空間。隨性坐在走廊地板上，角度恰好能看見今天水藍的天際，雲如魚一般悠游過境，讓人忍不住閉眼休憩一會。暫停了視覺，更能感受到從窗口流進來的微風，輕柔翻動室內的沉悶空氣。

突然，一個影像從腦內飛過，色調只有黑與白。黑白？

我驚醒，窗外仍有蔚藍天空，但心頭卻充滿了方才的黑白，而呼吸不自覺急促起來。到底我看到了什麼？一棵樹，對，一棵樹！黑色樹幹由粗到細，向暗藍的夜空伸展，以最堅定的姿態，而白光竟勾勒出整棵樹的樣貌，這一幅景象只有鮮明的黑與白，好不可思議。不管那是什麼樹，她都是我看過最美的植物。

不停回味黑白畫面的同時，似乎有人也和我存在相同的空間，六樓。我起身，循著莫名的直覺，孤獨的腳步聲走過一個教室、兩個教室……到了盡頭的樓梯，只見一個女生蹲坐在那。她聽見腳步聲猛然抬頭，瀏海飄至左旁，這個人是……

「吳桐？」坐在我旁邊的同班同學，吳桐。

「林嵐？」

吳桐的外表並沒有特別亮眼，不是會讓人特別回過頭看的女生，但仔細端詳後會發現，她長長的頭髮有著完美的弧度，天生的溫和氣質讓她擁有幽蘭之美，靜靜的散發淡雅香氣，而現在的她就像帶水的幽蘭，眼角夾著淚。

「妳怎麼了？為什麼在哭？」我在她面前蹲下。

「沒什麼啦。」她抹了抹淚，故作無事的笑了笑。

「真的嗎？還是妳不想講？不想講沒關係，但不要一個人坐在這裡哭。」

「那妳陪我哭呀？」

「我？好呀，如果妳以後想哭可以找我一起來這裡。」

「真的？」大大的眼睛裡有小小的期待，很可愛。

「嗯。那妳到底為什麼哭？」

她再次笑了笑，「沒事啦，改天再說吧。要上課了，走吧。」

我回過頭再看一眼無際的藍，才滿足地回到現實世界。



高三的現實生活只有考試和上課，每天會有不同的老師叮嚀我

們相同的事：高三的三大禁忌是一生病、心不靜、談戀愛。

班上已有男朋友的同學裝作若無其事，而我的目光滑至「她」身上。

簡單的馬尾搭上粗框眼鏡，靜靜的啃咬著英文單字，溫柔體貼的她心裡只有課業而已。我畫了又擦，擦了又畫，一筆一筆，漸漸描繪出背影的輪廓。可庭會知道有人偷偷畫下她嗎？

高三有很多限制，班導說，現在的我們只能變成蠶，埋頭苦幹吃桑葉，以期吐絲成蛹，再蛻變成蛾。凡事不用想太多，除了成績，其他的都不允許放入腦中。因此，我擦掉了書上的「禁忌」，目光不再放在可庭身上。

「同性戀只是一時受環境影響而產生自己對性偏好的誤解，像我之前教的一個學姊，她在高中和女同學的愛情史，全校大概都知道了，但上了大學，她卻交了又高又帥的男朋友，所以說……」輔導老師在台上高談闊論著敏感話題，在女校特別敏感的話題。有人顯得心虛，有人透著不齒的神情，「同性戀」這三個字在每個人心中都有不同的面貌。如果它真由環境而改變，那在小學男女同班時代，深烙我眼裡的女孩身影又該怎麼解釋？

「妳在書上寫我的名字幹嘛？」可庭低下頭看著我。

「啊？下課了？沒有呀，我只是在偷偷罵妳而已……」

「喔，是喔？」她敲了我頭一下，手心的溫度頓時讓我感到幸福。

「妳頭痛好點了嗎？要不要薄荷油？是不是感冒了？衣服要穿多一點呀！」我想起她昨天身體不適，皺著眉的樣子。

「頭不痛了，妳幹嘛這麼緊張？」

我趕緊收回熱切的目光，好害怕任何人知道我的秘密，特別是可庭。

「誰緊張了？妳很囉嗦耶，我要去找老師了，再見。」直到奔出教室，心跳才緩和一些。「唉呀，高三的禁忌是一生病、心不靜、談戀愛。我到底在幹嘛？」拍了拍頭，回望一眼可愛的白白雲朵，心情才稍微放鬆。

「猜猜我是誰？」不知是誰突然遮住我的雙眼。

「可庭？」明知道不可能會是她，但我只是想擁有唸她名字的甜蜜感覺。

「妳心裡只有林可庭！妳是不是喜歡林可庭？」

「沒有！」一個轉身掙脫，定眼一瞧原來是吳桐。

「妳喜歡可庭吧？輔導課本上還寫了她的名字。」她笑得燦爛。

「沒有啦！怎麼可能……」怎麼可能……

她聳聳肩，望向學校籃球場，球聲一聲一聲打在心上，「女生喜歡女生沒什麼大不了的。」風吹動彼此的髮稍，如此簡單的一句話卻讓我感受到一種被人了解的溫暖，彷彿摸黑走在黑森林裡，經過微風的指引，終於來到原野抬頭望見滿天的璀璨星點。吳桐到底有什麼魔力？

「我和他分手了。」她突然冒出一句話。

「妳和誰分手了？」

「妳記得我之前拿一隻粉紅兔子玩偶給妳看嗎？」

「嗯，妳是說妳跟送兔子給妳的人分手了嗎？」吳桐坐在我旁邊時，常會和我分享她男朋友的大小事情，看著她臉上幸福光芒，我只覺得我離幸福好遠好遠。如今，世事總變遷，原來他們分開了。



「嗯，因為他說他要考學測。」她仰頭，閉眼，輕輕呼吸。

「那……學測考完你們就能合好了，別難過。」

一個搖頭的動作，眼淚因離心力四射，「我才不要，如果妳因為同一個理由被傷害了三遍，妳還敢去愛嗎？他之前離開了兩次，雖然沒幾天又合好如初，但那些傷是確實存在的，不會因為時間而消失。」

「吳桐……」

「哈，沒事啦。」她抹淚，微笑，「我跟妳講這個幹嘛，沒事，沒事。」

「怎麼可能沒事？」

「反正他不會在意的。」語畢，留下一滴冰冷的淚後，她轉身走向教室。

原來，愛情最原始的面貌是眼淚。原來，愛情只是一場比賽，而這次，吳桐輸了，她卻只是笑著。為什麼要笑呢？也許，在她心中有著比未來或學業更重要的東西，世上一定也存在著許多與她相似，可以為愛放棄一切的人。但矛盾的是，神說世界最重要的是愛，然而在現實裡，我們常常犧牲了愛。

究竟，最正確的是「老師說：高三別想太多，別戀愛」還是「神說：愛才是人類最值得追尋的終點」？

未來，在哪裡？

習慣借用午休的十分鐘看點書，然而越看越茫然。我的未來藏在哪本書裡？黑板上倒數六十二天，未來躲在那些數字裡嗎？昨天的明天，變成了今天，而未來是許多明天堆積起來的嗎？那麼，未來長什麼樣子呢？是風光考上台大？是勇敢去愛而遭受異樣眼光？是孤獨的死去？是什麼？

啪！吳桐倏地起身，輕聲走出教室。望著她的背影，不自覺地想起了有關黑白樹影的夢。我也悄悄走出教室。

她坐在走廊地上，抱著雙腿，閉眼。

「妳怎麼不睡覺？」近乎氣音，我說。

「睡不著。」

「嗯……」

空盪的走廊，宛若時光走道，這一路有多少學姐的青春是像是我們這樣揮霍寧靜的午休？她們會懷念這個充滿絕望和希望的高三嗎？還好，天空總是藍的，雲總是輕柔的，多少能撫慰疲憊的心。

「林嵐，妳覺得沒有我陪伴的他，是不是過得更快樂？是不是踢掉我這塊絆腳石，他就能得到他要的未來？那我的未來就不重要了嗎？我也要考學測，我也努力要克服愛情與課業之間的衝突，為什麼他要狠心的離開？」

「也許是……他無法像妳一樣能一心二用吧，一心二用會很煩。」我老是想著可庭，有時導致一個小時算不到兩題數學，當時間偷偷溜過才懊悔自己的不專心。高三，真的不適合談戀愛。

她瞪大眼看著我，「所以，他覺得我很煩？」吳桐真的能在一秒內



掉淚！

「我只是說，也許……」

「妳想著可庭時也覺得很煩？」

「妳真的覺得我喜歡她？」

「難道不是？」

不知名的東西正被溫柔撫摸著，它從來沒有如此渴望從心中釋放。也許，壓抑了太久，它重得像顆石頭，每當想起可庭，就會感受到那份重量。女生喜歡女生，真的沒關係嗎？若真如此，為何我總有種罪惡感？接觸到別人眼光時，甚至會多心的認為被別人看透了秘密。愛情對我來說，一直都是恐懼。

這一個秘密，我從來沒有跟別人說過。但，今天不同了。

「嗯……我喜歡可庭。很奇怪嗎？」我望向她眼睛，看到的卻是包容。

「不會呀，有什麼關係嗎？喜歡就是喜歡，這不是能控制的。」她笑。

「我知道……別說我的事了，妳還好嗎？妳剛剛在哭，怎麼現在就在笑了？」

只見她淺笑著搖頭，在那笑容中飄著心酸苦味，然後她緩緩靠上我的肩，頓時聞到一股淡淡甜甜的香味。從接觸到的身體部位為中心，向四周擴散出暖意，當它蔓延到心臟時，加速了心跳頻率，這是一種令人舒服的悸動，彷彿一株愛戀著太陽的植物正受到陽光的呵護。

然後，隱約間，我又看見了黑白樹影，不同的是，這一次，吳桐竟站在那棵樹下……

經過上次犧牲午休的長談，吳桐常常會主動找我聊天或散步，我被迫離開我的書本。「走，我們去散步，下課就是要休息，別一直坐著！」她挽起我的手，拉至清晰空氣裡。

雖然有些不情願，但每當看見她的笑容，腳步就忍不住繼續向前。此時更深刻感受到存在於彼此個性上的衝突，她對於課業的態度總是像她的生活一樣隨性，不想讀書就完全的扔掉書本，跑到大自然裡吸收能量，成績對她來說無關緊要，但卻又能在每次考試中得到不差的成績；至於我，認真鑽讀課本上的每個文字，花掉每節下課反覆複習，累的時候就看看可庭比別人用功的背影，好讓自己再打起精神奮鬥，從來不敢懈怠。但這樣的生活，漸漸被吳桐重新打造。

是好是壞，我不知道。

今天的陽光微亮且溫柔，像極了小學時期午覺醒來後第一眼的亮光，它闖進室內安靜了整個下午，讓人忍不住覺得自己身在天堂，如此清閒。到底有多久沒這樣放慢腳步欣賞周遭的一切？我們汲汲營營著什麼？也許，捫心自問時，沒有人可以馬上回答，索性就強迫自己移開注意力，好逃避這些回答不出來卻又十分重要的省思。

那麼，我在追求什麼？人們口中的未來？

「在想什麼？」吳桐拉拉我的手問。

「喔……沒什麼，一些人生的道理。」



「是嗎？我常常會想，身處周遭的同學究竟在想些什麼，她們似乎都不會思考，只是卯足勁苦讀。而老師也總是說不要想太多，但如此這般，我們就只是沒有腦的木偶，受人控制地迎向他們認為是最好的未來。我不喜歡這樣。難道考上台大就能保證人生一切順遂？當你六十歲時，會有人在意當初你讀什麼大學嗎？人生不該只有一堆無聊的分數。」

吳桐就是吳桐。她渴望跟別人不一樣，無論是想法或作為，從言語之間，彷彿能看見一對隨時準備好要逃離世界的潔白翅膀，在她體內拍拂，等待對的風。但矛盾的是，她似乎也被捆綁著，必須順應現實的潮流，好好的升學，否則，她大可摔下課本，闊步走出教室不回頭，帶著她眼裡一貫的不在乎。可見，現在的她正不停的掙扎。

而我，在她真正近入我生活前，從未想過類似的問題，只是一味讀書和暗戀著可庭。突然覺得我的世界好小，屬於她的卻是無限。

青春的本質是無限嗎？

還未從佩服她的思緒醒來，她的呼聲打斷了我。

「林嵐，妳看！那是我最喜歡的樹—梧桐，很漂亮吧？」她指向前方不遠處的樹木。停滯天空的浮雲，泛著亮黃的邊框，被沒有任何葉片卻仍挺立在天地之間的樹梢勾住，我的魂也被勾住。雜亂中帶著美感的樹枝，以無畏的精神往上攀爬，這樣的景象是多麼熟悉……

是我魂牽夢縈的那棵樹！

吳桐牽著我手到樹下，「妳看妳看，她也叫梧桐耶！所以我才這麼喜歡她！我覺得她是世上最美的樹木……林嵐？」

我可以清楚聽見自己因吃驚而吞下口水的聲音，還有樹枝因風而顫抖的細微聲響，宛如我們爲了這一刻的相遇，已等候多時。「妳是說她也叫梧桐？」我迷戀又虔誠的望著。

「對呀！」

夢開始延續。

吳桐站在黑白梧桐下，她輕輕伸出手，靠梧桐越來越近，再一點點，指尖就要碰到了！

「妳知道嗎……我已經夢到她好多次了，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她叫梧桐。」

「喔！妳跟『X / 桐』很有緣喔，也許冥冥之中，我們是爲了什麼而相遇？」

當指尖碰到樹皮，樹皮瞬間脫落，如雪，如雨，如淚。定眼一瞧，梧桐竟幻化成人形，深情又激動的伸出手一摟吳桐入懷裡。她們等這一刻都等了太久。



從靈魂深處湧現的情感，讓我不經思考便一把抱住吳桐，就像在我腦中所播放的片段，關於黑白梧桐的夢。

我無法解釋，相信也沒有人可以解釋。

有些事情在改變，例如我不太再追逐可庭的身影，反倒是眼神離不開吳桐身上。這樣的轉變，令人感到害怕。如果原本所熟悉的自己都變得陌生，那麼，真正的自己在哪裡？

反觀吳桐，她仍一派輕鬆。

「嘿林嵐，妳看天空，雲好美。」一起看雲，成了共同的興趣，就單單遙遠天際的幾秒，便使我得到龐大的快樂，這是我暗戀可庭時所無法擁有的。也許，我已經厭倦隱藏自己的感情，亦或是兩年的單戀真的太長太過疲累了。

我們牽手，我們擁抱，偶爾還會玩弄彼此的頭髮，一切美好。

但是，隱約的，我仍在反抗某些不知名的東西。

蜚言流語。

—林嵐和吳桐最近怎麼那麼好？

—該不會是『那個』吧？

—那她們以前也隱藏的太好了吧？完全看不出來！

—可是她們越來越明顯了呀，還牽著手呢！

閒言閒語一旦被它黏上，不管怎麼想盡辦法擺脫仍會如影隨形，它會慢慢變成已定的偏見。奇怪的是，在女校同性間的牽手或擁抱其實很單純也很頻繁，但若一經人刻意往某方向解釋，即使跳進黃河誤會也洗不清。有時候很想對她們怒吼，如果事實真的是這樣，那又如何？礙著她們了嗎？

在心裡理所當然可以大罵她們的無聊，但當所有目光聚集在自己身上，那份不自在無意識地造成了我和吳桐的疏遠。

「林嵐，我們去晒太陽吧！」

想必還是一樣溫暖的微笑，我卻不敢直視。「不行……我書還沒讀完。」

「妳前天、昨天都是這樣講的，妳在家都沒讀書嗎？」

「因為我回家很累了，書都沒讀好……」

「騙人。妳怕的是別人的異樣眼光吧？」這一句話迫使我迎向她的眼眸。「我們活著就必須和人群相處，每個人對每件事都有不同的看法，如果連妳都無法接受自己，妳能逃到哪裡？乾脆隱藏最真的本質嗎？」吳桐雲淡風輕的說著，卻難掩她的失望。

隱藏，是我從小最熟稔的偽裝方式。然而，回頭一看，我連一點愛也沒得到，頂多被別人認同是『正常人』。如今，我怎麼會如此不小



心顯現本質？但，要愛得自由，我又真的受得了外界的壓力？「別講了！我現在不想聽！妳其實不應該出現的，不然我還可以繼續靜靜看著可庭！」

吳桐咬著下唇，落的淚很冰涼。「那可真是對不起！原來一切都是我自作多情！」一個轉身，她走了。

腦裡清楚知道哪些話不應該說，但這張嘴就是控制不住。從小就衝動的個性傷過太多人，長大了仍沒改好，彷彿一事無成。不經思考的言語常常像銳利的箭，刺穿每顆脆弱的心，即使如此，為何我還是放縱自己呢？

我竟然無情的在彼此的青春刻上狠狠的一刀，只因為害怕面對真實的自己……

忘了確切的時間，大概是一個星期吧，我們不再交談，但令我忿怒的是，這樣的舉動並沒有停止流言，而只是引起更熱烈討論吵架的原因。我開始厭惡所有一切，每個同學都像是噁心的蟑螂！

獨自坐在六樓的地板上讓心靜下來，希望這地方能幫我療傷。

為什麼要害怕自己是同性戀的事實？我自問。也許是看太多有關這類的小說，而無論是過程或是結局都籠罩著深沉的痛苦，每本書都像在預告未來會多麼艱難，只因為和大多數人不同。人類為什麼會把不同於本身的人歸類成異類，甚而感到懼怕？突然，為那些懼怕「異類」的人感到好可悲。

噠。一個腳步聲，帶來了朝思暮想的她－吳桐。

「吳桐……」這是我這星期唯一一次正面凝視她，其他時間都只捕捉到她孤寂的背影。在她身後有一抹藍得快溢出天空的色彩，還有蓬鬆的捲雲。我握緊拳頭，呼吸急促了起來。

她微動著頭，想說什麼卻又把情緒吞下肚，反而一直盯著地板。好一會，「好不容易以為自己能再去愛別人……原來一切都是假的，全是自我意識過甚，我真的以為妳對我有一點點的喜歡……」膝蓋著地的剎那，我心碎了。

「妳為什麼要這樣對我？妳為什麼要讓我誤會？這樣耍人很好玩嗎？我比不上可庭嗎？妳說呀！」吳桐跪在眼前，她哭泣時用盡雙手的力氣捏緊自己的手臂，彷彿想抓住什麼。

猛然想起關於黑白梧桐的夢，因此閉上了眼再次回想。說不定，梧桐聳立的姿態代表了對愛情的堅定，這也是吳桐一直在找尋的，找尋一個不會突然拋下她的懷抱。事實上，靈魂深處，我也渴望得到一種能被理解的溫暖，而不是傻傻喜歡著遙遠又不了解我的可庭。

為愛勇敢一次，會有什麼損失嗎？況且，我們早就擋不住彼此心裡的思念。嘿，這是我的人生，這是我的青春，該怎麼做沒人可以管得了，不是嗎？

我輕輕環抱住顫抖的她，「對不起，妳應該知道我不是那樣想的……對不起……」言語有時候更容易造成誤解，因此除了對不起，我緊握住她纖細的手，代表了不再放手的堅定。有她存在的青春，應是無悔的。

隔天，我買了一對便宜的銀戒套在彼此手上，紀念這段歲月。



身處在兩人世界裡，一切與外界隔絕，直到外頭不斷湧入緊張氣氛才發現……學測剩下七天。伴隨這個殘酷事實而來的是，一張接著一張成績不甚理想的考卷。想不到，輕輕一張紙，到了眼前卻化成幾千斤重壓在心上。

我捏著眉頭深吸一口氣，再重吐一口氣，頭有些痛。努力讓自己定下心，好準備下節課要考的英文單字，但思緒很不聽話，它只是對著字母發呆。不只是我，離學測越近，吳桐也越憂鬱緊張，我想前男朋友的事多少留了一些陰影在她心上。學測對她來說，意義重大，是一場不能敗的比賽。

前座同學傳下了一疊泛黃的紙，定眼一瞧，是上次模擬考的成績單。沿著座號一路看下來，四十五的名次就那麼剛好在我座號的那行，雖然在五十七位同學裡並不是最差，但卻足夠讓我失去所有信心。我要拿什麼考學測？

衝出教室，無目的的奔跑下樓，直到看見那棵梧桐才止步。她還是一樣優美，在十幾年前就一直佇立在這，從未移開半步，她會懂我們這個年紀所擁有的壓力和困難嗎？淚順著臉龐，我熱淚盈眶。真的到得了未來嗎？為什麼它會如此遙不可及？

感覺心被無形的手掌攬住，我想大喊出口，宣洩想得到自由的心情。雖然老是對高三生活沒有質疑，但最近開始思考，這樣的日子有什麼意義？老師的訓話總壓下我們對人生的總總疑問，難道無視問題，事情就能解決？讀書，讀書，再讀書，最終就能得到美好的未來？這一刻我才真正覺得我和吳桐不甘束縛的心是一樣的，也許，在每個高三生身體裡都有急著反抗世界的革命情懷，有人刻意壓抑，如我；有人在之間掙扎，如吳桐；有人無畏釋放，去追尋他們所謂的天堂，而離開了這裡。

而我沒有勇氣，沒有信心，所以留在這裡繼續接受折磨。

「林嵐。」這是我聽過最柔情的呼喚。「林嵐。」

吳桐同我蹲下，並溫柔地撫摸我每一根髮絲。「我們不要輸給現實，林嵐。也許現在很痛苦，只要一跨越，就摸得到未來。我告訴你喔，等學測一考完，我們就逃到遠方去渡假，揮霍個三天三夜。收到成績單後，無論誰先升學，都會陪伴對方熬到指考結束。到了大學，就算不同學校，仍可以秘密地搭火車突然出現在彼此面前，給一個驚喜。到時候，沒有熟人會再對我們的戀愛指指點點，也沒有不得不讀的書，只有絕對的自由。妳看得到嗎？關於未來的光景。只要我們反覆想像，它便會照著希望而實現。妳不想要到達那樣的未來嗎？如果妳現在放棄了，就永遠也無法擁有那樣的生活。」

她的一字一句進入耳裡後，竟幻化成清晰可見的影像，在那個影像中，我們是快樂的。

我想，過了幾年後，一定沒有人會記得自己在十八歲時考過什麼樣的爛成績，存在心中永不滅的必是膨脹青春的感動。一個轉頭，我用嘴唇輕輕親吻了吳桐的嘴唇，那一秒，時間停了，聲音靜了，靈魂也重生了。

抱著繼續不放棄的決心，我笑了。



七天後，身處學測考場，平靜的外表下有顆焦慮的心在呻吟。

「會沒事的。」我對自己說。

此時，吳桐不顧旁人眼光，給了我深情的擁抱。她輕輕說：「別緊張，妳一定會做得很好。」她的話一直都有魔力，總讓心情能得到真正的寧靜。

順利考完了第一天的國文、數學和社會科，無論分數會如何，至少我已經走過了。第二天在走廊等待進場時，望見穹空是多麼湛藍，雲潔白又輕柔，青春轉化成輕風，一陣一陣讓我感受到它的無限與光明。

但，悲傷是如何無聲無形的藏匿？

看著密密麻麻的英文，感覺天旋地轉，它似乎變成了火星文，我竟一個也看不懂。冷靜，冷靜，一定是太緊張的緣故。也對，英文本來就是我最不拿手的科目，心一定會不自覺的緊張起來。握住的筆在顫抖，我不死心的往後一頁一頁翻，總有會寫的吧？我只是太緊張而已，把心靜下來後，它一定又會變回溫馴的單字。回想起方才走廊上的瀟灑自在，此刻怎會如此狼狽？

重頭翻過一遍，低聲咒罵：「該死！算了！從第一題開始吧！」

咬著牙，緊繃著神經，試著集中注意力卻又抓不住自己的心，每一行看了三遍卻跟沒看一樣。林嵐！集中精神呀！不可以放棄！快看清楚題目是怎麼寫的呀！它在問什麼？問什麼呢……

叮——。

「時間到，請停筆。」監考老師狠心的說。

全身像虛脫般，眼睛仍死盯著題目瞧，彷彿可以用念力促使筆寫上正確解答。這張答案卡真乾淨，到了四十六題後全部空白……

時間到了。

- 我覺得這次的英文還蠻簡單的耶！
- 別高興太早，那表示滿級分的人也會比去年還多。
- 說得也是，唉。

「嘿，林嵐，妳怎麼一臉蒼白？考得怎樣？」走向休息室的路上，同學如此問著。

「沒什麼……我沒寫完，交了白卷……」

「不會吧！這次英文大家都說很簡單呀！妳一定是顧著和吳桐談戀愛，所以沒讀書厚？唉呀，她來了，叫她安慰妳吧。」

吳桐從身後牽著我的手，「林嵐，怎麼了？妳還好嗎？」

「她沒寫完，交了白卷，看起來快暈倒了，妳趕快安慰她吧！」說完，那個同



學便向其他人大肆宣揚我的失敗。

「林嵐，妳還好嗎？英文考差就算了，妳還有自然科要考呢，別氣餒，就讓它過去吧。像我，我也有很多題不確定呀！再要不然，妳還有指考呢！林嵐？」

不知道是哪句話刺激到了我，感覺全身細胞都有一把火，一縷微風都能燃燒成熊熊大火，毀滅自己或身旁的人。我緊拉住她的手往前走。

「林嵐？妳要去哪？」

我的力道很大，肯定把手腕握紅了。一路碰撞了許多考生，最後找到無人的地方把她靠上牆壁，兇狠地吼出一些我無意識的忿怒話語。「我英文不像妳那麼好，對成績的態度也不像妳那麼隨便！別用妳一派輕鬆的態度告訴我，考差了沒關係！」原來，我心裡一直埋藏著自卑感，生性本來就十分好面子了，所以更不想在喜歡的人面前出糗，何況我不拿手的英文竟是吳桐最拿手的！羞愧、自卑、不甘心，頓時湧出口中，形成一句句惡毒的話。

「要不是爲了把下課時間留下來陪妳，我肯定可以讀更多的書！也不會有今天了！妳想不想考學測都不關我的事！學測對我而言很重要！妳知道嗎？難怪『他』會跟妳分手！」

我到底在說些什麼呢？

明明知道吳桐其實很樂意把下課時間還給我，是我的思念太過強烈而離不開她；明明知道吳桐除了擔心學測外，也擔憂自己的出現會造成我課業的退步，卻還是拼命假裝開朗；明明知道吳桐寧願犧牲自己，也要讓我考上好大學，擁有美好的未來。

那現在的我，究竟在說什麼？

我很清楚是自己太緊張才會敗北，也明了，遇見她，我一點也不後悔。

那爲什麼我要傷害她？

吳桐的淚很安靜流著，眼睛睜大的看著我。在她眼裡，我彷彿可以看見一座懸崖，她站在上頭絕望地往谷底躺下，如果現在伸出手，一定還可以救她。可是，我沒有。我只是眼睜睜看見她越來越靠近黑冷的谷底，然後，碰的一聲，散成一地的心碎。她眼眸的光芒，不見了。

而我，只是轉身離開。直覺告訴我，我再也夢不到黑白梧桐了……

距離學測的結束已經一個月了，這之間，我再也沒見到吳桐。連老師也不知道她們一家人去了哪，又是爲了什麼原因而離開。問吳桐的好朋友，也沒人能明確知道，最後班上流傳了好多版本。包括：搬家、移民、生病住院，甚至是自殺死亡。

收到了學測成績單，果真不理想，於是便沉默的準備指考。一切如常，只是少了那朵珍貴的幽蘭。把回憶全部打包至陰暗角落，逼迫自己別再翻動。我害怕回想過往，那排山倒海而來的情感、想念、悔恨和痛苦，會淹沒整個世界。此刻的處境已夠艱困，何苦再更受折磨？



所以，我讀書，默默的。相信時間也會默默的帶走一切，並帶來未來，一個少了她的孤寂未來。

幾年後，攤在眼前的會是什麼樣的光景？到時，會如何回想現在呢？愛與恨，是否都會雲淡風輕？我好像，正在，失去青春。

三年了，又回到了這個校園。六樓仍是個寧靜且秘密的空間，窗外的無限天際還是如記憶中的一樣美。回視空蕩又熟悉的走廊，還記得第一次遇見她的模樣，她是一朵愛哭的幽蘭，可不是？

閉眼，迎風，接受回憶的洗禮。

從天上流洩下的風，一進入這個空間便成了一縷縷黑絲，把我綑綁，把光明轉換成黑暗。出現眼前的，還是那棵令人懷念的梧桐，還是令我魂牽夢縈的吳桐。她用手指碰觸樹皮，惹得它們如淚般剝落，隱藏在樹皮下的那個人伸出手把吳桐擁入懷中。這是我唯一一次看見那個人的臉。

那個人，竟是我.....

妳跟『义 / 桐』很有緣喔，也許冥冥之中，我們是為了什麼而相遇？

憑著直覺，狂奔到梧桐下。自從學測那天後，我就再也沒夢過黑白梧桐，今日的重逢是不是代表著我和吳桐也將重逢？

站在樹前瞻望，發現她的樹枝更密麻了。我再一次閉上眼去感受風的流動，去感受自己期盼的心跳。妳，會來吧，吳桐？我有好多話想跟妳說，妳會再給我機會說出對不起和我愛妳嗎？吳桐。

一陣狂風吹得梧桐止不住的顫抖，有一段時間，我都只是望著梧桐回憶過往的片段，等待吸滿了勇氣再回望。然而，一個回望，得到的只有失望。後頭，什麼人也沒有，這輩子，我大概都遇不到妳了.....

移開步伐時翻起了泛黃落葉，才發現葉堆裡有一件閃著銀光的圈環。撿起來的同時，淚水終於崩潰。這是那只我買給吳桐的銀戒！我想像著三年前妳懷著絕望的心，將銀戒棄置樹下的表情，是多麼令人心疼？

我終於懂了。

到了一切的最終，唯有梧桐和青春仍堅定地矗立在以往的時空。
至少，回憶不滅，也沒人能奪走。
而我，只能繼續向前，到達未來。

